

目錄

緒言

I

第一部分 人的本質

1 人類的起源 / 004

古代的回答：人的定義 /005

現代人的回答：人猿之別 /015

語言的誕生：符號模式 /027

2 人的歷史 /043

歷史的雙重含義 /043

歷史的歷史 /051

歷史的疑問 /059

3 人的精神 /076

知的方面 /084

意的方面 /098

情的方面 /115

第二部分 自我意識的本質

1 超越和反思 /148

2 自我意識辨義 /167

3 自我意識的自欺 /186

4 懺悔與真誠 /218

西方人的自由觀 /283

3 自由的譜系 /311

自在的自由 /311

自為的自由 /318

自在自為的自由 /359

4 自由與必然的關係 /378

自由與必然的辯證法 /379

自由與自然 /391

自由與理性 /407

自由與邏輯 /417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II

第三部分 自由的本質

1 自由的起源 /246

2 自由的歷史 /266

自由意識的三階段 /267

中國人的自由觀 /273

後記

緒言

今天我來給大家講一門新課，叫作「**哲學起步**」。在座的大部分是非哲學專業的大學生，有的人還是第一次接觸哲學，可能覺得哲學是一門非常難懂的學問。哲學的確很高深，但它也是植根於現實生活中的，只是在現實中一般人沒有考慮到哲學家那樣的程度，有些問題與我們的謀生不太相關，平時就被放過去了。而哲學家就是抓住這些問題冥思苦想，把它們想透，這就建立了一個又一個的哲學體系。我今天不想介紹這些哲學體系，只想讓大家跟着我，來一次哲學上的起步訓練。

之所以叫「起步」，大體上包含這樣一個意思，就是引導大家進入一段哲學思考，而不僅僅是學習一些哲學知識。憑借已有的常識，或者盡量運用我們已經學過的知識，以及生活中的體驗，來進行一些更深入的思考，來觸及人類世世代代所關注的問題，也就是當今人類所關注的問題。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或者平時靜下來思考一些根本性問題的時候，可能會問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裏去？^❶

這是法國大畫家高更的名言。高更原本是一個收入頗豐的股票經紀人，三十多歲時從事繪畫，後來拋妻棄子，獨自一人跑到太平洋的一個小島上，專門畫那些原始部落中的人的生活，還娶了一個當地土人。他的畫是那種特別原始、特別蒙昧的風格。他最後的傑作，也是被他當作「藝術遺囑」的作品，就是一幅巨幅的油畫，畫的是那個島上的日常生活，但是很神秘，好像每一處都隱藏着秘密。這幅畫的名字就是這三個問句：「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裏去？」這是在代表人類發問，也是在代表每一個人發問。一個人從蒙昧中走出來、從沉睡中醒過來的時候，往往會問這三個問題。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我」，每一個「我」都會問自己這些問題。

康德曾經講過，當一個小孩子第一次學會用「我」來說自己並且能夠正確使用它時，在他面前就升起了一道光。這道光就是智慧。我們知道，西方人經常把智慧稱為「理性之光」，所以，升起一道光，就意味着智慧開悟了。我們在小孩子身上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小孩子最開始的時候不會說「我」。有一次我在一個朋友家裏，他的小女兒才兩歲多，她想要一個玩具，另外

❶ 加粗字體的文字，都是板書。下同。

一個人就說：「給她，給她。」那個小女孩連忙也說：「給她！給她！」她不會說「給我」，她聽到大人說「給她」，她以為自己就叫「她」，她還不會用這個「我」字。小孩子基本上要到三四歲才會正確地使用這個「我」。在此之前，雖然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小明——比如說吧——但是，他只會說「小明要喝水」，而不會說「我要喝水」。他學會用「我」字來代替「小明」是後來的事，而且他還會知道別人也可以用「我」字來代替他們自己的名字。知道別人的「我」和自己的「我」並不是同一個「我」，但可以用同一個「我」字，這是件了不起的事。我們可以說，這就開始在他的內心裏面照進了一道理性之光，也就是一道智慧之光、哲學之光。這就是最早的哲學智慧，在某種意義上，這就已經是哲學起步了。只不過小孩子說出「我」以後就很少再想它的意思了，除非他後來成了哲學家。

在人類歷史上，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太陽神的德爾斐神廟上有一個神諭，叫「認識你自己」。「認識你自己」是神說的，換成我們自己的話，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認識我自己」，這就是最早的哲學素養。現在我們把「認識我自己」這個問題做一種展開：怎麼認識自己呢？那就要從上面所談到的這三個問題入手，我們就要問自己：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到哪裏去？這三個問題現在可以用哲學的術語表達為：

1. 人的本質問題
2. 自我意識的本質問題
3. 自由的本質問題

首先，如果要回答人的本質這個問題，我們就要回答「我們從哪裏來」，因為所謂本質問題，就是要搞清事情的原委。要認清一個人的本質，就要知道他的過去、他的歷史。不了解他的過去，就會被他的表象所迷惑。人類也是這樣。要知道人的本質，就要了解人類的過去。人類的過去首先就是人類的起源。要了解人是怎麼來的、人是怎麼產生的，我們才能抓住人類的本質。當然不光是人類最初的起源，也包括人類產生以來的幾百萬年中，我們是怎樣走過來的，這個歷史的本質如何理解。還有人類幾千年所創造、積累起來的精神財富，它的基本結構是什麼，這是人的本質最終的歸結點。所以，討論人的本質要討論三個問題：人類的起源、人的歷史和人的精神。

其次，「我們是誰」。這就是自我意識的問題了。當一個人可以問自己「我是誰」的時候，他就已經明確有了自我意識。小明說「我要」，這時候他已經知道了「我」就是小明，他就可以用「我」來加在這個名字之上。人家問他：「你是誰？」他可以回答：「我是小明。」當他用這個「我」字的時候，就表明了他對這個名字的反思，他把他的名字「小明」當作反思的對象，這種反

思把他提升到了一種普遍性。因為他知道，這個「我」字誰都能用，當他把「我」用在自己身上時，並不是給自己另外取了一個名字，而是使「小明」這個特殊的個體有了一個普遍的「人格」。憑借這一人格，他可以不用別人代替而參與和其他無數的「我」打交道的社會活動中，他具有了社會一員的資格。反過來，他也就從「我」這一普遍人格的角度來反思自己的思想和行動，與自己這個特殊的個人拉開一定的距離，對自己加以衡量，看「他」像不像「我」。所以，當一個人問「我是誰？」的時候，他是在進行一種自我詢問、一種內心審視，將自己當作一個對象來進行客觀的觀察，用自己認可的普遍標準來對自己特殊的言行加以評判。這就是自我意識。

有了這樣一種意識，有了這樣一種對自我的觀察，有了這樣一種對自我的反思和拷問，之後，我到底要什麼？我要到哪裏去？蘇聯「解凍」時期，柯切托夫有一部小說叫《你到底要什麼》，就是思考人的自由問題，因為人歸根結柢所要的就是自由。還有波蘭作家顯克維奇的小說《你往何處去》，講早期基督徒受迫害的內容，也是談這個問題，他由這部小說獲得了1905年諾貝爾文學獎。「你往何處去？」是聖彼得對耶穌基督說的話，實際上就是提出了你的自由把你引向何方的問題。因為一般來說，凡是人，他的終極目的就是自由，當然對自由的理解又是各不相同的。那麼什麼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到了哪裏才有自由呢？這個一

般的問題，到了這裏才會出現，它是以前兩個問題為鋪墊的。

「我們從哪裏來」，是過去式；「我們是誰」，是現在式；「我們到哪裏去」，是將來式。法文原文並未做這樣的語法區分，但這三句問話的內容本身有這樣的時態。這三個問題表達了人類的來龍去脈，也規範了人類哲學智慧的三個方面。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人的本質。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第一部分

人的本質



三聯書店
Joint Publishing (H.K.)

1 人類的 起源

2 人的
歷史

3 人的精神

人的本質包括三個問題，就是人類的起源、人的歷史、人的精神。把握住這三點，就對人的本質有了一個大致的了解。為什麼哲學起步要討論這些問題？因為我們是人，我們要探討的這些問題屬於人的本質問題，屬於我們自己的切身問題。這對於我們來說是最直接、最基本的哲學問題，哲學中的其他問題都要以這些哲學問題為前提，因此這是核心的問題。其他的哲學問題還有很多，我們大概可以分出本體論、認識論、倫理學、美學、邏輯、語言哲學等，很多不同的哲學流派對這些哲學問題有不同的界定。然而，所有這些哲學問題都是由人提出來的，它們都立足於人。如何理解人，就如何理解哲學；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哲學。

那麼，什麼是人？這就構成了一切哲學問題的根基。當然，在哲學史上，這個問題是比較晚提出來的，一開始人們在哲學上討論的並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自然萬物的本原問題，宇宙是由什麼構成以及怎樣構成的問題。萬物的本原是什麼？古希臘有很多種說法，泰勒斯說是水，阿那克西美尼說是氣，赫拉克利特說是火，畢達哥拉斯說是數，還有說是水火土氣四大元素。中國古人講陰陽二氣，還有金木水火土五行，以及有無之辯等。這些都屬

於宇宙論的問題，屬於自然的本原問題。但是之所以探討這些問題，其實還是想用它們來指導我們的人生。例如，既然萬物的本原是氣，那我們就要發揚自己的精氣神，或者保養自己的元氣；既然萬物的本原是無，那我們就要放寬一點心胸，不要太執着於所得；既然萬物的本原是數，那麼人就要講數學，講精密地計算，講清晰地推導……最終還是歸結到人類的屬性。又如，講存在論，存在論有很多：上帝的存在、宇宙的存在、物質的存在、精神的存在……講來講去，最後歸結到人的存在。這就是人的本質問題，它屬於人的存在。當然有不同的說法，像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問題，說它是哲學的基本問題當然也可以，但思維和存在的關係其實就是人的思維和存在之間的關係，甚至是人的思維和人的存在之間的關係，是身心關係，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關係。接下來，我們分別來講這三個問題。

1 人類的起源

首先是人類的起源問題。可能有些人認為談哲學不必談人類的起源，認為這是一個過於專業的問題，應該讓某些專業人員去談，讓人類學家、動物學家、考古學家們去談。實際上，我認為，我們是作為人來談哲學的；在談哲學的時候，我們這些談論者——人——是如何來的，是從哪裏來的，這是一個首要的問題。只有把自己的起源把握住了，我們在談到其他哲學問題的時候，才能時時處處不離開我們的本原。我這個人講實際，不喜歡懸在半空。當然，我也很欽佩很多人的哲學，哪怕他們懸在空中，我也可以盡量去理解他們。比如黑格爾，他的邏輯學、存在論、有和無、變易，直到絕對理念，這一整套思辨的概念、體系很有它的道理，在現實生活中是可以驗證的，但整體來說是懸空的。我認為，我們談哲學不是炫技，也不是做夢，而是要解決現實問題，包括思想上的現實問題，解決我們為什麼活着、怎樣活着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面對現實。我本人也比較現實，我談任何哲學概念，都希望能夠落實到我們的生活中，引入我們自身的生命存在裏。

所以，我們要從人類的起源來進入哲學問題。當然，這也

包括我們這個民族一開始是怎麼來的。有人說，中華民族起源於距今七十萬到二十萬年前的北京猿人。這太扯了。要追溯的話，這應該要追溯到大約三百萬年以前東非草原上的猿人——南方古猿，這是全人類最早的起源，所有現存的人類都是從南方古猿發展而來的。而北京猿人，根據基因測定，是從非洲遷移到中國大陸來的另外一支，跟現代中國人不是同一個品種，而且已經滅絕了。現代中國人的遠祖是大約五萬年前才從非洲來到亞洲的。談這些科學上的問題，一定要排除意識形態的偏見，以事實為根據。有的人為了證明我們這個民族源遠流長，就咬定北京猿人是我們的始祖，連基因技術都不相信了，說那個靠不住。可是今天公安局辦案，基因技術還是最可信的，如果連這都不相信，那麻煩就大了。沒有基因測定，人類起源問題注定無解，即使能夠在形態學、環境分析、文化比較和其他方面得出某種結論，最終還得靠基因技術來驗證或者推翻。

古代的回答：人的定義

自古以來，人們對人類的起源做過很多猜測，哲學家們也曾經給出過各種回答。我們先來看看古代的回答。

關於人類的起源問題、關於人是從哪裏來的問題，古人通常會回答：人是神創造出來的。西方有上帝造人之說，中國古代

也有女媧氏造人的神話。這種回答實際上等於沒有回答。綜觀古代留下來的文獻，在達爾文以前，只有古希臘的阿那克西曼德提出過一種天才的猜測，他說：人是從另一種動物產生的，實際上就是從魚產生的，人在最初的時候很像魚。他大概是看到人的胚胎最初的確很像魚。這種猜測直到今天原則上也是正確的，因為地球上的一切陸生動物最初都是從海洋裏上岸的，這段演化的歷史保存在人類胚胎的形態發育過程中。這真是很了不起。不過，達爾文的演化論提出人是從猿進化而來的，這就給了關於人類起源的一個更加切近的答案。這個答案在開始的一段時間引起了幾乎所有人的痛斥，成為一個笑柄，但後來人們慢慢接受了這一說法，到今天則成了一個常識。我們今天談人類的起源問題，都是在這一常識的基礎上談的，就是說，我們要探討的已經不是人類起源於什麼、是不是猿類，而是人類是如何從猿類中產生的。而這個問題集中於一點，就是人類和猿類的區別是什麼，這種區別又是如何從猿類中發展出來的。

所以，一提到人和動物的區別，我們今天想到的就是人和猿的區別，但在古人那裏卻並不是這樣，他們還沒走到那一步，因為達爾文的演化論還沒有出現。那個時候的古人已經看到了人和動物的區別。人和動物一樣，都是有生命的、有慾望的、有運動功能的，動物的世界千姿百態，人也是其中的一態。但是從什麼地方開始，人就和所有其他動物不同了？為什麼人能夠成為萬

物之靈長呢？如今我們把這些問題歸結到人和猿的區別，而且人猿之別今天已經深入到了基因學說。但是，早期的哲學家，由於知識缺乏，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探討這個問題，而只是從人和動物的外部形態上來區分。他們看到人和動物在形態上是有區別的，古代中國和西方都曾經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定義：人是「兩腳無毛的動物」。這是一個很外在的定義，只抓住了人的一些表面特徵，於是在當時就遇到了哲人們的反駁。有哲學家就反駁說，你說人是兩腳無毛的動物，那我把一隻雞的毛拔掉，難道這就是人了嗎？中國古代的荀子也講過，「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人不僅僅是兩腳無毛，還有別的，還有更重要的。抓住一點表面特徵就給「人」下定義，就來區別人和動物，這是很可笑的。人的定義必須是一個本質定義，才能切入到人和動物的本質區別。

什麼是本質定義？人們以往都不太注意，直到亞里士多德，才提出一個事物的本質定義應該是「屬加最近的種差」。「兩腳」、「無毛」這些都只是些外在的差別，離本質很遠，而且很偶然，隨時有可能改變。只有最近的種差才是不會改變的，是與「人」這個概念不可分割的。所以，直到亞里士多德，由於他掌握了給事物下本質定義的邏輯方法，才給「人」下了個比較靠譜的定義。

亞里士多德對人的定義是首次對人和動物作出比較嚴格的區別，或者說是首次對人的本質作出比較嚴格的定義。亞里士多德

提出：「人是邏各斯（Logos）的動物。」這句話通常翻譯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但是 Logos 一詞在古希臘文裏的意思是「說話」，所以這句話也可以翻譯成：人是說話的動物。Logos 的意思一開始就是說話、表達，但後來變成了「理性」，而且在亞里士多德那裏也已經含有理性的意思，所以它有雙重含義。表層的含義，就是日常人們說話的意思。在這方面，它仍然可以看作人的一種外部形態特點。我們把人和動物放在一起比一比就知道，人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能夠說話。當然，有些動物也可以鳴叫，一些鳥兒在求偶的時候也整天嘰嘰喳喳的，但那不叫說話。雖然同樣都是聲帶振動發聲，但人的語言是必須通過理性才能說出來，也才能被理解的。這也是 Logos 為什麼後來變成了「理性」的原因。這和動物是很不一樣的。

但是，邏各斯這個概念一旦被理解為理性，一旦從理性這個意思上來理解，就在古希臘哲學家那裏得到進一步的發揮，被抬高到一種超越萬物之上的神聖的高度。因為所謂「理性」，最基本的就是一種把握普遍性的能力，一種使用概念和共相來涵蓋個別和特殊的能力。一個人如果能夠撇開具體事物而上升到普遍規律，不為眼前的感性衝動所支配，我們就說他這個人「很理性」。而人類的語言就是建立在概念和共相之上的，每一個語詞都是共相，對它的內容都有一種超越性。這也是一個人的語言能夠在人與人之間傳遞並被其他人所理解的秘訣。所以黑格爾說過，語言

有一種神秘的魔力，能夠把事情顛倒過來，讓普遍的東西凌駕於個別具體的東西之上。

最初人們說話的時候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只是給具體的東西起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名字，好讓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用這個名字去稱呼它，而沒有意識到語言的理性本質。語法和邏輯是後來才發展起來的，人們發現說話不但要使用各種名字，或者說「指稱」，而且要有邏輯；按邏輯的規律來說話才能夠讓人懂得，否則就「不像話」。你要人家準確把握你的意思，你自己就要清晰，你的指稱要前後一致，你說話不能自相矛盾。而這個邏輯是公共的，不是某個人所定的。所以，古希臘人把邏各斯稱為「神聖的邏各斯」，認為它是神所定的，甚至認為邏各斯就是命運，就是必然性，就是神。按照邏各斯的規律來說話，就是聽神的話。因為所謂神，所起的就是「公共的人」的作用，是超越個別人之上的，所以邏各斯就是神的話語，就是神在說話。

這一傳統後來也影響到基督教，基督教講「太初有道」，上帝就是「道」，耶穌基督就是「道成肉身」。這個「道」就是邏各斯，上帝就是神聖的邏各斯。上帝沒有別的本質，他的本質就是說話，上帝憑借說話創造一切。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了光；上帝說要有什麼，什麼就產生了。當然，上帝的邏各斯與理性又有不同，它被抬到理性之上，成為一種神秘的東西了。但這種抬高最初還是由於邏各斯本身帶有必然性和不可違抗性的特點，帶